

# 以通過儀式分析飲食文學中的傷逝 ——以《老派少女購物路線》及 《沒有媽媽的超市》為例

王婉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 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以兩本同為八〇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書寫母逝前後之飲食文學作品《老派少女購物路線》(2021)及《沒有媽媽的超市》(*Crying in H Mart: A Memoir*, 2022)為例，分析並對照兩文本中作者描寫母親病逝前後，藉由圍繞在母女之間關於飲食與烹煮、聚會等經驗與回憶，進而闡述文本歷經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理論中的「分離—過渡—融合」三階段。首先，「分離」(separation)階段在於作者書寫飲食記憶時，帶出傷逝之感，另一方面母親生命逐漸消失之時，藉由兩部作品皆由宴客此一非日常事件的籌備，力求為病母帶來希望，作為試圖自「分離」階段中挽救母病的方法；接著，進入「過渡」(transition)階段時，原本母親／病者、女兒／生者的身分特徵在傳承烹飪技藝之時呈現混沌的特質，兩文本中皆有期待或執行「教學—替身—認可」學習廚藝漸進過程，只是在此過程中兩文本具有身分轉換完成或不完成的差異，進而造成認同的困惑；最後，在葬禮後的聚餐與復刻母親拿手料理時彌補了「過渡」階段的不滿，並在「融合」(incorporation)階段中與親友藉由共餐重新產生連結，生者能自親人逝去傷痛

中走出同時反思生命的意義。本研究企圖擴展人類學通過儀式理論並詮釋、對照飲食文學中的傷逝主題及其差異，以期與既有的台灣飲食文學對話。

關鍵詞：通過儀式、傷逝、飲食文學、母女關係

**Analyzing Grief in Food Literature  
through the Rites of Passage: A Case Study  
of *The Shopping Route of an Old-Fashioned  
Girl and Crying in H Mart***

Wang, Wan-Yu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wo works of literature written by female authors born in the 1980s, focusing on food literature surrounding the period of before and after their mothers' passing. The books are *The Shopping Route of an Old-Fashioned Girl* and *Crying in H Mart: A Memoir*. By examining the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revolving around food, cooking, and gatherings between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the paper seeks to elucidate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Rite of Passage theory: separation, transition, and incorporation.

Firstly, in the separation stage, the authors' writings on food memories evoke a sense of loss. As their mothers' lives gradually fade, both works depict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for a banquet, an extraordinary event, with the aim of bringing hope to their ailing mothers, attempting to rescue them from the despair of the separation stage.

Next, in the transition stage, the identities of the daughter/ the living and the mother/ the patient become blurred as they pass down culinary skills. Both texts describe the gradual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volving “teaching-replacement-acknowledgment.”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whether this identity transition is completed, leading to identity confusion.

Finally, the incorporation stage is addressed through post-funeral gatherings and the recreation of the mothers’ signature dishes, which compensate for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transition stage. This stage involves reconnecting with family through shared meals, allowing the living to move beyond their grief and reflect on the meaning of life.

This study aims to expand the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the Rite of Passage by interpreting and comparing the themes of loss in food literature, hoping to engage in dialogue with existing Taiwanese food literature.

**Key words:** Rite of Passage, grief, food literatur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 以通過儀式分析飲食文學中的傷逝 ——以《老派少女購物路線》及 《沒有媽媽的超市》為例

## 一、前言：父／母後的傷逝文學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2021)<sup>1</sup>為洪愛珠(1983-)的首部散文集，以輕柔且帶有古典風格的文字描寫家鄉蘆洲及母親出身的大稻埕店家之飲食生活、與母親相處時的飲食記憶並記錄學習料理製備、品味的過程，同時描寫作者在市場採購的點滴，看見台北多元且保留傳統的飲食風貌，最後藉由前往泰國，帶出泰國阿順一家與母親家族的緣分。《沒有媽媽的超市》<sup>2</sup>英文版於2021年出版，中譯版於隔年推出，原文書名為 *Crying in H Mart*，直譯為「在韓亞龍超市哭泣」。韓亞龍超市是美國國內販賣韓國食品的超市，而作者蜜雪兒·桑娜(Michelle Zauner, 1989)同為主題，描寫自身成長歷程與母親的衝突，以及媽媽罹癌後的照護過程與心境變化也包含母親病逝後與父親去越南散心，獨自前往韓國與親人相聚等情節。雖然兩本作品體裁不同(小說與散文)，且為不同國家(美國、韓國與台灣)，不過皆為八〇年代出生之作家，母親過世後開始創作自傳色彩濃厚的文學作品。

\* 感謝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使本文更臻完善，特此致謝。

<sup>1</sup> 洪愛珠，《老派少女購物路線》(台北：遠流，2021年)。以下引文在文末直接括弧書名簡稱《老派》及頁數。

<sup>2</sup> 蜜雪兒·桑娜(Michelle Zauner)著，韓絮光譯，《沒有媽媽的超市》(新北：二十張，2022年)，頁3。以下引文在文末直接括弧書名簡稱《沒有》及頁數。

而由於其主題（母女關係、飲食）相似度不低，《沒有》中譯版封面由專長編輯的洪愛珠設計且為《沒有》撰寫推薦序，更加深了兩部作品間因題材相似而產生的串聯。專文中寫道：

我自己也是亞洲母親的女兒，除了經歷喪母的過程諸多雷同，且同為母後開始寫作的新進作者。閱讀本書同時，一面為其中的既視細節感到驚心動魄，又對作者的精神力道深感佩服。<sup>3</sup>

洪點出自己與桑娜的共通點，且兩部作品中亦可窺見許多相同的片段，例如：病重仍參與女兒舉辦之聚會以翻轉乏味的治療生活、以食物味覺與製作方式抒發母親不在人世的創傷、憶起母親生前教導烹調的片段，及母親過世後重現其拿手料理以走出傷痛等，在文中描繪與母親的回憶及母後的療癒過程皆與食物高度相關，因此可做為本研究相互對照之文本。

近年闡述親情與飲食連結的學術研究與文學作品不在少數，然而台灣現代文學中，傷逝與飲食在文學研究中幾乎為分開申論的觀點：傷逝與悼亡書寫為主題多與作家自身或父母面臨疾病或衰亡有關，如朱天心（1958-）的死亡書寫，大多帶有着村生活消逝之感傷，或是哀悼其父親朱西甯（1927-1998）的過世之悲痛<sup>4</sup>；近期鍾文音（1966-）面對母病，將作品主題與風格由男女情愛，轉為挖掘反思生命與其本質<sup>5</sup>。電影與劇本集《父後七日》（2010），描述父親過世後至葬禮結束之間的荒謬性，因當時作品賣座且為新興題材而興起討論及研究，著墨較多關於劇中葬儀之象徵與生命教育的啟示<sup>6</sup>。其中，李癸雲申論作者透過儀式及文學兩階段的象徵，來闡述書寫的療癒性。第一重象徵為分析作品中的喪禮儀式中象徵符號的轉渡，且已心理學研究來證明傳統喪禮之象徵性有療癒功效；第二重象徵闡

<sup>3</sup> 洪愛珠，〈推薦序 孤女的災後重建之書〉，收錄《沒有》，頁3。

<sup>4</sup> 黃宗潔，〈朱天心小說中的死亡書寫〉，《東華人文學報》第14期（2009年1月），頁227-246。

<sup>5</sup> 陳韻如，〈廢墟與靈光：鍾文音「母病三部曲」——《捨不得不見妳》、《別送》、《訣離記》探析〉，《台灣文學學報》第43期（2023年12月），頁57-88。

<sup>6</sup> 關於《父後七日》的研究，可參考李嘉琪，〈民俗的社會功能及意象：以《父後七日》為例〉，《華人文化研究》6卷1期（2018年6月），頁195-213、戴碧燕，〈析論學生對死亡議題的反思——以劉梓潔〈父後七日〉為例〉，《高醫通識教育學報》第14期（2019年12月），頁23-44。

述作品文學書寫中書寫治療的效用，個人能夠「再創造」並且與亡者之間的「再安頓」<sup>7</sup>。至於本文研究範圍《老派》在台灣目前研究僅一篇聚焦於在飲食與記憶的書寫<sup>8</sup>；美國學界對於《沒有》的研究多為心理學觀點，闡述作者桑娜以食物連結自身國族認同與母女之間代際創傷，在歷經母親過世之後，藉由食物再度重新發現多重自我與身分<sup>9</sup>。

## 二、飲食文學與通過儀式

而本文試圖將飲食文學的文本作品，藉由人類學理論通過儀式的觀點詮釋飲食書寫文本中如何透過食物轉化且描寫母後的傷逝。因此，以下將回顧飲食文學與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理論的脈絡，定義本文之研究範圍與理論基礎。

在現今的台灣，飲食文學成為一新興次文類已然成為共識。於 1999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的首屆「飲食文學國際研討會」，當年底並出版研討會論文集確立「飲食文學」以來，隨著飲食文學的作品討論與研究的增加，飲食文學的定義與範疇具有一定程度的變遷。在 1999 年至 2001 年，鍾怡雯（1969-）等研究者起初將「詠物本身」與「意在言外」作為飲食文學之判斷標準，鍾強調須以「沒」之文學技法使作品達到「意在言外」的效果<sup>10</sup>，爾後卻肯認「詠物本身」和「意在言外」皆能創造成功的飲食散文<sup>11</sup>。洪淑苓則在主編飲食散文集時，將飲食文學分為廣義與狹義，認為飲食的記敘在文本中具有一定比例，而分為廣義與狹義則端看飲食與文學兩者比例輕重<sup>12</sup>。林肇豐認為須再加入術語式專業散文

<sup>7</sup> 李癸雲，〈儀式象徵與文學再現——試探劉梓潔〈父後七日〉之書寫療癒性〉，《臺灣文學研究彙刊》第 22 期（2019 年 8 月），頁 53-69。

<sup>8</sup> 謝育澤，〈飲食文學書寫的記憶召喚——論洪愛珠《老派少女購物路線》〉，《國文天地》39 卷 4 期（2023 年 9 月），頁 125-136。

<sup>9</sup> 關於《沒有媽媽的超市》外文研究論文，可參考：Foong, Soon Seng, Gheeta Chandran and Raphael Thoo Yi Xian, “The “Edible Identity” in Michelle Zauner’s *Crying in H Mart: A Memoir*”, *KEMANUSIAAN*, vol. 30, no. 1(2023), pp. 103-122. Hagi-Mohamed, Fartoon and Stephanie Jed, “Memoir and Writ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The Reparative Power of Personal Narrative”, *Challenger: A McNair Scholars Paper Series* (2022), pp. 38-45.

<sup>10</sup> 鍾怡雯，〈記憶的舌頭——美食在散文的出沒方式〉，收於焦桐、林水福編，《趕赴繁花盛放的饗宴——飲食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1999 年），頁 488-509。

<sup>11</sup> 鍾怡雯，〈序：台灣散文史的另一種讀法〉，收於梁實秋等著，鍾怡雯、陳大為主編，《天下散文選 I：1970-2000 台灣》（台北：天下，2001 年），頁 V。

<sup>12</sup> 洪淑苓，〈飲食文學導論〉，收於洪淑苓主編，《那些美食教我的事——飲食文學選》（台北：

此一文體，像導遊或學者般引領讀者，因此作品中往往具有系統論述與蒐集資料的特性，接近「詠物」但不強調「抒情」，同時他更將當代飲食文學進行分期，認為 2011 年後飲食文學走向多元且「分眾」的趨勢，尤其在 2014 年食安事件頻傳，作家或各媒體刊物著重於無毒、當季當地、風土等理念倡導的文本出版或刊登<sup>13</sup>。

本研究之文本兩者文學體裁不同，因此若回顧上述飲食文學的發展，兩者應分屬不同範疇，《沒有》應為洪淑苓所定義的「狹義的飲食文學」，其內容兼具「詠物本身」與「意在言外」；而《老派》為飲食散文集，通篇與食物相關以外，其以母執輩自大稻埕出身與老家蘆洲的飲食風貌，帶出台北城內與蘆洲的發展史，推論其可被定義包含在狹義的飲食文學與「飲食文化散文」或「術語式專業散文」中。

人類學家阿諾德·范·傑內普（Arnold van Gennep）發現不同儀式之間的相似性，生命隨著季節交替、時間流逝而增長或消失，無法避免的經過生老病死每一階段的轉變，因此在人生中充滿許多的儀式，用以幫助人們跨越每個歷程。傑內普認為，生命意旨在於分離與重聚、型態的轉變、死亡與再生，是行動與終止，等待和休停，接著再以另一種方式重啟行動，當中需要跨越許多門檻<sup>14</sup>。他於著作中分析懷孕與分娩、出生與童年、成年禮、訂結婚、喪葬等習俗討論中發現，雖然形式很多樣複雜，皆有分離（separation）、過渡（transition）與融合（incorporation）的三階段，因此，傑內普歸納並發展通過儀式之理論<sup>15</sup>。

理論中強調，每一件事都伴隨儀式，儀式的共同目標在於使個體能自一確定的情況過渡到另一同樣確定的情況（*Rite of Passage*，頁 3）。人類學家費歐娜·鮑伊（Fiona Bowie）認為，傑內普歸納「通過儀式」這個詞，涵蓋生命歷經「循

三民，2018 年），頁 4-12。

<sup>13</sup> 林肇豐，〈如何測量飲食文學的寬度〉，收於蘇碩斌編，《2019 年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20 年），頁 7。

<sup>14</sup> van Gennep, Arnold, Monika B. Vizedom and Gabrielle L. Caffee trans., *The Rites of Passa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 189. 以下引文在文末直接括弧書名簡稱 *Rite of Passage* 及頁數。

<sup>15</sup> 本研究為了確保語意清楚且不易混淆，選擇將 *Rite of Passage* 譯為「通過儀式」，並將三階段分別以「分離」(separation)、「過渡」(transition) 與「融合」(incorporation) 作為中文翻譯。

環」或「危機」的時刻，其關於個人和社會的生活地位轉變。生命之中的出生、成年、婚慶、與死亡等儀式，為這些生命中的循環或危機階段中的典型例證。又，通過儀式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可作為人在社會中建構的普遍機制，如週期性或季節性的節日、祭典、朝聖皆包含於其中，而這些世俗或宗教等儀式行為，皆歷經分離、過渡與融合三重模式的基本原則<sup>16</sup>。

本研究之文本通篇書寫母親生病、過世，自身哀悼至親不在世的感傷，同時反思死亡的意義，並走出傷痛的過程。歸納上述之前行研究，本文《老派》與《沒有》初步分析亞洲母親的形象與食物的強烈連結，以及闡述兩位作者由烹調或飲食作為經過通過儀式，即分離、過渡與融合之象徵，近似歷經母親過世前後，對於飲食的回憶、母女傳承烹飪文化、自身藉食物療癒三階段。因此，本文欲結合通過儀式中的分離、過渡與融合三階段，分別分析《老派》與《沒有》中的飲食與母女之間的關聯，個別代表的意涵：透過「分離」階段分析面對母親病重時，母女之間試圖抓取彼此的回憶，描繪且保留母親的形象；「過渡」階段探討世代間的烹飪的習慣，或使用料理器具的觀念差異或衝突，透過料理技藝傳承的有無，身分的置換來完成「過渡」的階段；最後的「融合」階段，兩位作者分別在母後透過食物思考對於生命的消逝與意義，並且走出傷逝之痛。

### 三、母女飲食回憶與母親形象

母親形象在此兩作品中皆以較長篇幅描寫，且以製備過程食物、與吃食相關的回憶呈現。因此本節首先以母親的形象來分析其離世前後，母女間共同擁有的日常飲食記憶與差異；接著兩者皆透過舉辦家宴，如同母親「生前的告別式」一般，也是對於人生的「最後一舞」來象徵作者身為女兒與母親於生與死的分離；最後再闡述傑內普通通過儀式中的「分離」階段在此兩文本的連結與象徵，兩位作者透過與母親之間與飲食相關的回憶，論證各自與母親進入「分離」階段時的狀態。

---

<sup>16</sup> Bowie, Fiona,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MA: Wiley-Blackwell, 2005), pp. 148-149.

### （一）新舊時代交替間的母親：日常飲食

在家庭中，母親往往為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子女飲食多由母親打理。洪愛珠與桑娜皆為八〇年代出生，書中描寫的母親主要負責準備子女的食物，更是養成飲食品味與料理手藝的重要角色。二書描寫作者與母親採買與烹煮食物、煮食相關飲食場所等互動的回憶描述母親的行為與話語，因此闡述台韓母女之間日常飲食記憶與母親的形象，進一步歸納母親自生者逐漸走向死亡前成為病者，母女兩人面臨過渡儀式中生與死的「分離」狀態。

《沒有》正文首句：「媽媽不在以後，我去 H Mart 老是會哭。」（《沒有》，頁 13）說明母親在離世之後，作者「我」如果自己來到了美國販售韓國食物的韓亞龍超市 H Mart，就會想起來自韓國的母親，便會淚流滿面。本書以一句話道破書名「媽媽不在之後的超市」，直述主角母親已經過世的事實，通篇記錄母親與身為女兒的作者從小到大相處的過程，並透露母親生前經常前往 H Mart 採購的生活習慣。因此，具有韓國元素的 H Mart 令作者觸景傷情，便進一步問自己：「如果以後忘記家裡習慣買哪個牌子的海苔，也不能再打電話問誰了，那我還是韓國人嗎？」（《沒有》，頁 14）以揭示作者即便在美國，仍習於吃韓國食物，因此自我的韓國認同隨母親消逝而不斷反問自己，可見，此懷疑的心態是自日常飲食採購而起。透過在韓國超市哭的場景，不僅解釋母親不在的哀傷，且因母親與韓國超市的連結，讓作者獨自身處於韓國超市時，終將體認到母親與她已經天人永隔。

除了自我認同的懷疑與母親過世並存，「家」對於作者而言彷彿也與母親連帶出現，因此若母親過世，家中似乎也缺少了一塊拼圖，所以在《沒有》中，作者得知母親罹患癌症末期時便道出：「我可以沒有爸爸，爸爸也可以沒有我，但我們都不能沒有媽媽，我知道如果媽媽走了，我跟我爸不能相依為命。」（《沒有》，頁 178）而這樣沒有母親便沒有家的心態，同樣也出現在《老派》的〈一個人不滷肉〉，母親的逝去讓作者內心中的家，與過去兒時外婆及眾親友都在的家難以團圓，不過可以藉由母親拿手、也是為家人所做的滷肉，來想起母親健在、大家庭聚餐的的場景：

母後至今，如遇困難，無端端孤兒意識滋長起來的時候，就滷肉。慢慢切件、翻炒、滷一大鍋。趁熱下肚，以治心堵。當香氣開始流瀉在小公寓裡，就回去和兒時那個完整無缺的家族團圓。（《老派》，頁 197）

在母親因為癌症病逝後，作者搬出老家，租了小公寓獨居，滷肉亦成了作者療癒親人過世傷痛的料理之一，並帶有過去母親只為眾人滷肉的記憶，因此，作者將滷肉與母親，母親與「完整無缺的家族團圓」連結。換句話說，母親拿手的家常菜滷肉是作者與家庭的連結，也是與母親的連結，於是作者在發現「孤兒意識」無端增長，生與死相隔之痛藉由滷肉撫平，另一方面，滷肉也象徵作者意識到和母親分離的事實。

韓國海苔與滷肉都各自代表韓國與台灣重要且日常的飲食，母親做為子女的主要照顧者，準備日常飲食仍是八〇年代的婦女主要家務之一。因此，作者在回憶母親生前的身影與共享的記憶時，經常書寫食物與母女之間連結。

## （二）脫離病榻之折磨：非日常家宴

兩部作品皆記錄下母親生前最後一次宴請友人的場景，也是病榻前的母親與友人、作者共同擁有的回憶。兩部作品宴請的方式與原因雖然不甚相同，且備餐也非由母親親手完成，不過可以就此看見，作者與母親希望能共同創造最後一段快樂的生活片段。《老派》作者憶起母親最後一次家宴，為作者弟弟與日本友人準備餐點的起心動念：

從前家中宴席，從未記錄。但當時已是媽媽最後歲月，她肉身漸枯，精神一點一點黯下去。我每天意識到日子有底，詳細記下流水帳。似河流滔滔中，掐住幾根水草。……媽媽的病中生活，普通日子都扭曲變形，快樂的事就更沒有了。回想起來，宴客曾是他樂於投入的事。（《老派》，頁 172）

原本罹癌後的反覆治療、等待死亡的心情會令人沉浸於生命即將消逝的哀傷之中，病榻前行動、自主能力根本難以回復至健康狀態，不過此時若有目標，或一

個能跳脫日常的活動，病人或許會暫且忘記病痛，朝目標行動。《沒有》作者則是在一家人去韓國，母親卻緊急病重須後送回美國治療時，想出若能與男友在母親生前舉辦一場婚禮，讓母親能為了盼望女兒走上紅毯有目標的生活著，日子也不再因生病而如此困頓，因此她想：

我一回到媽媽的病房，馬上叫他一定要好起來。他要平安回家回尤金去，親眼見證他獨生女兒的婚禮。……我知道情況已經夠混亂了，再帶給他壓力只是徒添風險，但我總覺得，想要照亮至黑至暗的景況，這豈不是最好的辦法嗎？……一件值得奮鬥的事，一場值得期待的慶典。  
(《沒有》，頁 185)

與其日復一日使身心受反覆的治療、病痛折磨，倒不如為一件非日常的事件努力，生活中多了不同的行程，日子有了盼頭，身為病患的母親能為了這場宴客，身體與心靈都能稍微與痛苦治療的日常不同，也期待透過籌備這場婚禮使母親在心情與身體狀況上有些許改善。

而兩者皆在籌備家宴的過程中，從「肉身漸枯」、「情況混亂」等敘述，描寫母親的身體每況愈下的狀態，預知母親時日不多。就文本中舉辦儀式這件事來看，兩者皆從生者的角度看母親逐漸走向死亡，此段回憶就從「黯」與「暗」兩字，揭示著母親病苦中的日子沒有光澤。因此，作者在母親生命即將走到終點前，以「他樂於投入的事」、「一件值得奮鬥的事」表示試圖藉由此活動轉變心情。然而，母親也於短時間內自生者踏入另一世界轉為亡者的身分，也透過這場宴客來代表生前告別式，預示自己和母親即將進入「分離」階段。

而從此兩位作者面對「分離」階段，有著睹物思母、沒有這個代表母親的食物，家就不完整的感知可見作者擁有著「物—母—家」的聯想來面對過渡儀式中的「分離」階段。傑內普認為葬禮的「分離」階段最為重要，其帶有象徵意義的行為，表現個人或群體從原有的處境——社會結構裡先前所固定的位置，或整體的一種文化狀態，或兩者兼有之中「分離出去」的行為。由於喪葬為此世至彼世的旅程，相比之下過渡和融合是一帶而過（*Rite of Passage*，頁 146）。也就是說，看見食物、或沒有這個食物，就會想起母親的相處過程與母親不在人世的事

實，而進一步推想家不完整的狀態，就兩文本對照來看，「分離」階段中以食物書寫來表示母女生與死的分隔外，更進一步的在「分離」階段中表示「不完整的家」。《老派》藉由母親生前烹煮的滷肉，來回憶過去完整的家，同時也在母逝獨居之後，親手復刻母親拿手菜來平復失親的感傷；《沒有》的作者是居住在美國、擁有美韓各半血統，如果代表韓國血統的母親逝去，更涉及了作者自我認同的疑惑。二書中日常飲食與非日常家宴，反映作者與母親面對「分離」階段時，表面以飲食的記憶與籌備宴客的過程為主軸，實則描述自己和母親生前的情感與回憶。在傑內普的定義中，「分離」階段應是亡者確定死亡的狀態，並得透過儀式來確定其與生者社會分離（*Rite of Passage*，頁 146）。而兩文本中所舉辦的家宴或婚禮，為母親病重尚未死亡的狀態，不是「分離」階段中的亡者。不過，本文認為「分離」階段的象徵意義，重點在於表示自原先社會結構中分離出去的行為，藉由食材採購的場所超市和家常烹煮料理滷肉，象徵並代表著母親過去在家庭中的存在與意義，並令主角意識到失去母親的事實，在此「分離」階段即使面臨死亡，作者以非日常家宴作為生命漸趨流逝時試圖力挽狂瀾的方法與象徵。

#### 四、代間身分的轉換與烹飪文化的傳承

以下將分為「衝突與扞格」、「跨越後的重新出發」兩部分，說明因世代差異而產生衝突，看見母女關係之間因煮食的觀念不同而產生的矛盾。《老派》中寫到作者學習烹飪過程中成為母親的「替身」，身分也在學習的同時，原由母親為家中主要負責料理的人轉變為作者；《沒有》因故無法成為母親的替身，也難以自母親身上學習烹飪技巧因而產生遺憾，在母親過世後，自身重新藉由網路資源藉由料理上的認同，呼應了在通過儀式中「過渡」階段時身分轉換的混亂、模糊的狀態。

##### （一）飲食習慣的衝突與扞格

母親在性別分工中，經常作為家中主要負責煮食的製備者，因此兩位作者亦繼承了母親食物的品味經驗，也擁有許多與母親、與飲食相關的回憶。然而，卻

有許多來自煮食的各環節中，母女因世代差異產生的意見上的矛盾。例如《老派》描寫與母親溫馨的飲食過往，不過亦有在料理用具上亦各自堅持的扞格之處，例如砧板使用的習慣：

而我媽則留著砧板。這塊連用三十年的砧板，我非常怕它。因我媽用起這塊砧板最稱手，除了水果，她在上頭切剝生熟不分的一切東西。……到媽媽病了，我接手做菜就沒敢用過這砧板，往廚房角落一塞數年。  
(《老派》，頁 38)

從砧板的使用即可看見，母親在準備烹飪時不甚注意食物汙染與安全的問題，以使用上最方便、順手、快速為訴求，因此任何東西除了水果外都能在這塊歷史悠久的砧板上截切，即便作者已經恐嚇母親其使用砧板的習慣不太衛生，不過卻也寫道一家仍健康無虞吃喝至今。

另一方面，《沒有》作者桑娜養成了屬於韓國人的味覺，卻沒與母親學習做菜，係由於韓國人隨意、經驗性且非量化的料理步驟與指示，讓作者難以藉由做料理來重現母親的味道：

她從沒真正教過我做菜(韓國人往往排斥使用量匙，只會使用謎語般的句子說明步驟，比如「灑點芝麻香油，不多不少，像媽媽做的味道就好」)  
(《沒有》，頁 14)

雖文中沒有明說母親沒教過她做菜的原因為何，不過可以想見母女之間的飲食養成了女兒屬於韓國的國族認同，在細節上仍有些世代與文化上的隔閡，由於母親不會用量匙，而是「不多不少」這樣模糊的形容詞帶過，難怪作者會認為是「謎語般」的說明步驟，除此之外，作者就讀大學時打電話回家請教母親做韓國菜時也可看見：

我還在念大學的時候，媽媽有一次透過電話指導我做菜。她雜亂無章地數著需要的食材……速度快得像連珠炮，完全不管我在超市裡像無頭蒼蠅一樣繞來繞去，拚命想跟上她的節奏。……媽媽的指示老是不清不

楚，聽得我一頭霧水。……「這樣是幾杯水？」「寶貝，我不知道。媽咪做飯不用量杯的。」（《沒有》，頁 197-198）

呼應了前段所說韓國人排斥量杯、量匙等可精準算出調味及食材分量的工具，而是用極為概略的詞語說明，不禁讓作者感到混亂，難以正式且循序漸進的向母親學習料理。從此可知母女之間傳承烹飪的技藝，因為經驗性及非科學化的特性，在教學烹飪的過程中使得母女之間的關係陷入矛盾中，在文中描述母親在電話中指示依序操作毫無章法，令人產生困惑及煩躁的情緒，學習料理的過程因而中斷，這也變成作者在母親病逝之後的遺憾之一。從上述兩文本的節錄母女間在煮食上因觀念與習慣不同而產生的扞格片段，在《老派》中的女兒對於母親的恐嚇、《沒有》的因女兒無法學習韓國料理的遺憾，皆因與母親意見衝突的摩擦而導致。

## （二）身分的轉變與不轉變

回到台灣，前文陳述砧板使用上的習慣不同而造成的摩擦外，《老派》利用大量的篇幅呈現母女在廚房中的快樂時光，雖從小在廚房看著母親煮飯，卻也是直到上文提及的家宴時，意識到母親漸去的事實，因而在前文提及生前的最後一次家宴完成母女的「集體創作」，由母親設計菜色，女兒採購食材、下廚料理，在這樣的工作分配之下，作者開始學習母親的烹飪技法，跟著媽媽的購物路線、熟悉的攤位採買，從不甚熟悉到烹煮完成的過程：

甘蔗頭沒人耍，小販人在地上，表面沾滿塵土，一般不收費。但那天賣甘蔗汁的小販，仍收了我一個銅板。媽媽一聽咯咯笑起來。攤販果真認人，若她去問，一向不拿錢。（《老派》，頁 197）

採購雖由女兒負責，不過攤位上的瑣事也是一門學問，這仍得由經驗豐富的母親仔細提醒。有趣的是，因為甘蔗攤認不得女兒，因而索取甘蔗頭的費用，令人不禁莞爾，也可以發現母親在市場購物多年，相較之下，女兒從家宴開始、採購開

始學做菜的廚房新手。採買結束，踏入廚房開始做母親構想的菜色時，媽媽在一旁看著，作者不禁緊張起來，認為自身的廚藝與母親可能無法相比：

雖是晚宴，但廚房準備，是從清晨開始。……我媽進到廚房裡看過眼，說可以了，我這替身，也就自信起來。……我媽進廚房，各切兩片烏魚子和鮑魚，給我做樣板。我的刀工，在同輩中算可以，在我媽眼裡，恐怕只有學步車程度。但那日他倒沒笑我，邊切邊講。（《老派》，頁179）

從這裡可見在廚房料理過程中，從需要母親看過並且認可、認為母親會笑她的刀工不精，因為廚藝的傳承、由母親策劃菜色、女兒採購等互動處處可見母女之間彷彿師徒般的關係。然而，緊密的關係不僅師徒，在這之中亦有親情的刻劃，例如是作者在此是用「替身」而非徒弟或學生形容自己，母親因在病榻前難以在揮刀下廚，而女兒決心做母親的手，不只是學到廚藝的學生，而是透過日常購物、模仿刀工等瑣碎卻細緻的步驟與提點，來展現母親廚藝及最後的成果，學習的過程中成為讓家宴、母女間共同的創作如期完成的替身。

自兩部作品中對於母親傳承料理手法與習慣的兩段描寫，可分析出以下母親的形象：第一，「學做菜」在母女關係中顯現的是在習慣的手法與器具中由於價值觀的差異，像是砧板的使用習慣，以及調味要放多少這芝麻般的小事而造成矛盾與隔閡，而這樣的過程表現出母親堅持而不輕易柔軟的形象。第二，由於母親通常做為子女餐食的備置者或提供者，因此母親與小孩關係描寫中，能於兩部作品中皆出現關於自母親身上習得料理的片段。

在母親病後，逐漸因為身體因素而無法為家人準備料理，自上述可知身為女兒的兩位作者皆有學習母親料理技巧的過程，雖過程有些不同，像是《老派》在家宴中獲取母親去市場的經驗，以及刀法的模仿；不過《沒有》的媽媽卻因經驗性的教學，難以將韓國飲食烹飪方法傳承予女兒。此部分將說明母親已經無法準備料理，得由女兒代勞的狀況下，女兒／生者與母親／病者在「過渡」階段時渾沌的狀態。首先，《老派》作者在母親病後成為家中主要準備料理的人，因此在

前段文中已闡述學習料理的過程。除了與母親的共同創作外，還復刻母親因故而久未嘗試製作的冬瓜肉：

我媽坐下。檢視滿桌菜色，愣了愣。接著啜一口冬瓜肉的湯汁，她眯細眼睛，好一會兒才發話。「這些，妳怎麼會？」我媽問。「學妳的。」女兒答。（《老派》，頁 141）

在與母親傳授料理技巧後，除了扮演替身外，〈冬瓜肉〉這段對話顯示作者不僅完成母親的拿手菜冬瓜肉，使母親對於女兒的廚藝感到訝異，彷彿完整繼承了母親的技藝。相較於《老派》成功的在母親過世前盡力學習並擔任主廚，最後在過渡階段得以成為母親的替身，《沒有》的主角卻在母親病前難以學到韓國料理的作菜經驗，因此在母親病後更顯得母女之間在過渡階段的「渾沌」：

我上網查到食譜。……「我做了韓式蒸蛋！」媽媽一見到只皺了皺眉頭，帶著嫌惡的表情別過去。「不用了，寶貝。」她說。「我現在真的不想吃這個。」……「至少嘗一口嘛，你以前都是這樣教我的。」（《沒有》，頁 120）

過去作者無法與母親習得做菜的技巧，而母親突然病況加劇時，作者得急忙的查詢食譜，以準備母親的韓國料理，甚至以「你以前都是這樣教我的」來作為苦勸母親吃下的藉口，面對母親重病初期食慾不振的狀態下，實際上很難自母親身上學到韓國料理製作方式的作者，在照顧母親時處於混亂的狀態，反而以如此善意的謊言來哄騙體弱的母親。

再者，母親生病時因緣際會邀請了一位韓國的女性友人凱伊來照顧母親，女兒照顧病母的責任被凱伊架空，相較於《老派》的照顧者與餐食主責人的身分順勢轉換，桑娜學習製作韓國料理的過程不甚順利外，凱伊的出現讓她擁有競爭意識，尤其在製備料理時更描寫了對於凱伊的不解：

「媽媽說，你可以教我做菜給她吃。我也想幫忙，這樣你也有時間休息一下。」「這你不用擔心，我來就行了。」凱伊說。……我琢磨著該如何

向她解釋，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做菜給媽媽吃，代表我們的母女角色對換過來，而那是我註定該替補的角色。（《沒有》，頁 141）

從母親生病後，女兒一直想將自己置換成照顧者、準備料理的身分，認為飲食作為母女之間重要的連結，因此女兒想以做菜給媽媽吃替補母親的角色，然而凱伊卻也不教她做菜，對於自己無法擔任病母的替身讓她感到失落。雖然快速找到自己的定位，記錄母親的病況與攝食情形，但凱伊能幹且一板一眼的個性，拒絕教做菜，也彷彿拒絕桑娜成為韓國人的請求。在凱伊準備溫泉蛋給母親當早餐時，桑娜因食物沒有熟透而反對母親接受，不過母親的沉默讓兩人的矛盾升溫，桑娜再度不被認可：

然而當下這一刻，我只希望被當作韓國人，只希望眼前這兩個不承認我身分的人接納我。……也因此不論你努力表現的在完美，也永遠不會真正懂她需要什麼。（《沒有》，頁 154）

從這段作者描寫自己與凱伊、母親之間的飲食與照護觀念差異導致的衝突。藉由溫泉蛋的爭執，希望母親能支持自己並緩解紛爭，然而母親的沉默表面上是在說「吃溫泉蛋沒關係」的立場與態度，實際上對作者而這不僅是世代間對於飲食的觀念不同，還有否定自我「成為韓國人」的想法。最後，作者更絕望的道出自己不管如何努力，因為不是韓國人，而無法理解作為同樣韓國人的母親的需求，被拒斥於韓國認同之外。

在身分置換的期間身分模糊的狀態，可連結至通過儀式中的「過渡」階段。其為伴隨著每一次地點、狀況、社會地位，以及年齡的改變而舉行的儀式，「過渡」期間最初的標誌是屍體或棺木在死者房間、房前過道或其他地方或長或短的停留，且在「過渡」階段中，儀式主體的特徵並不清晰；其從本族文化中的一個領域內通過，而這領域不具有以前的狀況的特點（*Rite of Passage*，頁 148）。從「教我的」、「學妳的」這樣母女之間的飲食製作教學過程，理解彼此在生死交關之前逐漸透過教學飲食、製作料理等過程，使得「母親＝製作料理者」的主體特徵越來越模糊，母女兩人身分面臨置換的狀態。在學習料理技藝的過程中，生者

與病者進入變換身分的階段而呈現混沌的狀態，例如，《老派》作者在母親撐著病體的教導下已能夠準備母親的拿手菜，然而母親含糊地的指導料理過程，使得《沒有》的作者認同渾沌且成為一大遺憾，到後來透過線上教學影片來補償過去的遺憾，更進一步藉由學會韓國料理，重新找回對於韓國的認同。在「過渡」此階段，《老派》母女之間盡力教學相長，在母親／病者過世前，兩人以母親教導女兒上菜市場的訣竅、刀工、烹調等事項，藉由傳承自身料理的技術，將彼此的身分也從母親／女兒經歷重疊的「替身」階段，冬瓜肉的認可象徵了兩人身分生者、病者／亡者，隨著「教學—替身—認可」這三個身分與學習廚藝漸進過程。反之，《沒有》在之前學習製作韓國料理受挫、企圖製作韓式蒸蛋提供給母親吃卻被拒絕，以及因多一位韓國女性凱伊加入照護母親的行列，而有煮食觀念的衝突等經驗可知作者對於「過渡」階段的不滿，造成美韓混血的女兒對於母親在世時沒有學習韓國料理的遺憾，無法擁有烹飪韓國料理的能力，進而欲成為母親替身卻不可得的狀態，且受到韓國人的不認可，反映身分的轉換尚未完成，因此自我產生韓國認同的困惑。

## 五、追尋蹤跡與重現生命的意義

由於兩文本的文體不同，所以在葬禮與祭祀有著不同程度的描寫，不過兩者皆描寫了共餐或祭祀的過程，並且藉由食物的特性，除了葬禮後透過共餐來完成家庭成員間的祭悼，作者也在製作料理的過程中走出傷痛且體會生死的意義。以下將分析兩文本共餐的過程、追尋與亡者的記憶，以及完成葬禮儀式後走出傷痛，進而與「融合」階段來闡述兩文本藉由食物寬慰母逝之痛，並體悟到生命的奧義。

### （一）葬禮後的家宴與家「鍊」

《沒有》作者為了讓遠自南韓飛到美國參加葬禮的家人南怡阿姨與善永表哥感到賓至如歸，母親的葬禮結束之後，意識到「現在，我是家裡的女主人了」，因此想了替他們煮了一鍋韓國經典料理大醬湯的主意。於是，自己上網搜尋到一位韓國料理線上教學者「槌子姊」所製作的食譜網頁，觀看槌子姊的教學影片，

接著到超市採買，翻出媽媽的櫥櫃中的陶鍋、媽媽的電飯鍋煮白飯，和媽媽的泡菜冰箱中的豆醬煮大醬湯，並描寫南怡阿姨與表哥吃飯的情形，以及自己的感受：

「這是你自己做的？」南怡阿姨滿臉的不敢置信。……我拉了一把椅子在一旁坐下，看著他們舀一口湯澆在飯上，再用湯匙邊緣切斷豆腐，熱騰騰的水蒸氣從嘴裡一絲絲冒出來。那個剎那，我很慶幸自己總算有點用處。他們兩人這些年來那麼照顧我，如今，我至少為他們做到了這件小事。（《沒有》，頁 233）

自母親在世時拒絕吃的韓式蒸蛋到葬禮後的大醬湯，前後兩項食物準備過程可以得知作者轉換身分，自缺乏學習韓國食物經驗的美韓雙重身分的女兒，轉變為發覺在葬禮後已經成為女主人的狀態，透過母親留下的醬料和器具製作韓國料理，也不斷在製作大醬湯的細節中提及「直到嘗起來和記憶中媽媽熬的湯一樣味道」、「循著媽媽從前的動線在廚房移動」，意識到踏出了「過渡」階段的身分混亂，成為母親的「替身」，也以自己煮的、記憶中母親的料理回饋他們照顧作者的心意，並且再度與韓國的家人藉由食物產生連結。

《老派》通篇較多內容是關於母親生前與死後，作者洪愛珠自己和母親相處的過程與記憶，葬禮的部分僅有幾句帶過，不過花較多篇幅在家族間擁有深厚情意的泰國蔡家，其長子阿順與么子阿泰來台參與母親的葬禮後聚餐的場景：

喪禮結束，在餐廳設了散宴。蔡家兄弟被頻頻勸酒，後來幾乎喝醉。兩人模模糊糊中，將在意的話講了又講。兩家人到了三代，長情難得，不要疏於聯繫，未來也不要走散。（《老派》，頁 297）

與蔡家的交情自外公那一代開始，由於洪愛珠的外公經商，經常與居住在泰國蔡家做生意，因此阿順的父親被作者稱作「蔡叔公」，而阿順與母親年紀相仿，在阿順的成長過程中來到作者的外公家中借住幾年，因此在葬禮之後的聚餐中大家達成了雖然與阿順情同姐弟的母親不在了，但緣分不要因成員而逝去的共識。因此，當只大洪兩歲的阿泰和妻子再度來到台灣時，洪與弟弟也帶他們吃小吃，也經常視訊拜年，

以延續外公與叔公的交情（《老派》，頁 297）。這也如同《沒有》當中，作者桑娜盡力置換身分，代替母親成為家中的女主人一般，洪愛珠也希望自己往後能做為兩家人互動往來的樞紐，使這條繫住且跨越三代、兩國、兩家人的鍊子能穩固不斷。

葬禮後將有一系列宴席和紀念日的活動，目的在於將群體內的所有生者團結起來，傑內普闡述「融合」階段時，將這些活動比喻亡者作為成員消失而導致一條鍊子的環節斷裂，須馬上連接起來。通常會有兩次的共餐，第一階段結束是親屬共餐，且認為亡者也參與此宴，如果部落或村莊也參與，聚會使共餐更有集體儀禮的特徵（*Rite of Passage*，頁 164-165）。根據上述文本分析，傑內普認為群體內成員在過世之後之後，家庭內會透過聚餐補上成為完整的一條鍊子。首先，桑娜藉由透過之前與母親相處的回憶，使用母親留下的器具為自韓國到美國參加葬禮的家人烹煮大醬湯，並且將食物作為與語言不通的韓國家人之間的連結，並且透過學習烹煮韓國料理彌補之前的遺憾，以及找回自我成為韓國人的認同。洪愛珠亦舉辦家宴款待外公的至親泰國蔡家，也自認擁有作為兩家三代之間的樞紐，目的是為了讓兩家的情誼不斷，此亦與傑內普比喻的相同，兩文本皆以家宴重啟成員消失後家庭內部的運作。

## （二）身分置換的不滿與完成

如前一部分描寫葬禮後的家宴片段分析，桑娜自母親過世後除了為韓國親友煮大醬湯，彷彿成為母親的替身，成為家中的女主人製作韓國料理之外，其實更想要學習製作，母親沒有教他、照顧母親的凱伊也拒絕教他，因而來不及在母親生前學習的松子粥，成為她與母親的一大遺憾。於是，在母親的葬禮結束之後，她再度查找前文提及，韓國料理教學頻道「槌子姊」的影片：

槌子姊一步步提供給我松子粥的秘方，她就像一位我隨時能求助的數位天使，傳遞著分明是我與生俱來的權利、他人卻不願告訴我的知識。……想像柔軟的粥水包覆媽媽到處起水泡的舌頭，隨著溫暖的液體緩緩滑向胃袋，我也在嘴裡悉心品嚐它留下的餘香。（《沒有》，頁 267）

因為母親與照顧母親的韓籍婦女凱伊皆不願教導作者煮松子粥，因此使作者學習韓國飲食的曲折經歷，連結到自我「不屬於韓國人、不被韓國人認同」的感受。但「槌子姊」這位類似母親的角色能夠指導作者完成了松子粥，且作者認為韓國料理的烹調方法是她「與生俱來的權利、卻不願告訴我的知識」，可見其再度認定韓國料理的學習，使其自我認同為韓國人。接著，描寫自己品嚐時想起病母如果喝到這碗粥時的狀態，就彷彿母親吃過作者製作的松子粥來填補前文尚未走完「過渡」階段的遺憾，同時藉由學會製作韓國料理來滿足自我成為韓國人的認同。

從上述分析可知，洪母過世前，作者亟欲學習母親上市場的要領、烹飪手法與飲食調味習慣等，未免母後留下遺憾，如同《沒有》一般在通過儀式中「過渡」階段身分置換的未完成；洪母過世後，作品中的〈人間菜場〉亦有記錄葬禮後準備祭祀的心境變化：

媽媽離世後，專注祭祀有助於分散哀痛。……但如要選媽媽喜歡的花材，弄些我媽愛吃的，將先人當成真人款待又貼合禮俗，食材準備起來就比較麻煩。殯俗中的食材宜忌，常與閩南語雙關，為的是討口彩。…但祭祀對象是我那相當愛聽吉祥話的媽媽，我決定全部買單照辦，不與之辯論。……賣玉米雞的阿嬤，會順道交代三牲的魚頭與雞頭要反向放。……接著二人一左一右勾住我，交代了五分鐘拜拜須知。結論時，賣雞阿嬤用拇指和食指還住我的手腕說：「汝遮爾少年，手骨遮爾幼，一定袂曉剝雞，明仔載拜好，拿返來我幫你剝。」其實我會剝雞的。但哎呀，怎麼眼前起了霧。（《老派》，頁 90-92）

起初她配合祭拜的習俗加入母親的喜好，為了轉移親人離世的哀痛，也在祭祀過程中，注意到若採購食物作為祭品時，攤販仔細口頭交代的繁複禁忌。女兒作為生者主持祭祀儀式，在準備的過程中，雖已在過去有母親的傳授廚藝與部分市場採購經驗，不過葬禮後的祭祀仍是她較不熟悉的部分，因此，市場裡的女性攤位老闆如賣玉米雞的阿嬤，紛紛囑咐著拜拜的細節與禁忌且協助剝雞的承諾，補足

作者過去身為女兒不曾接觸的祭祀規則，彷彿也自「過渡」階段中身分混亂的狀態中完整的進入到下一階段。

從兩文本中對於葬禮後作者在「過渡」階段時的渾沌與不滿狀態，獲得轉換的機會可知，在母親過世後兩位女兒皆藉由年長女性對於廚藝或祭祀的教導與叮嚀，重新學習知識或補足缺乏的祭祀細節來使得作為「替身」的女兒成為完整的張羅料理的主責人。其中《沒有》對於不被韓國人肯認的認同，藉由習得韓國料理製作過程來滿足，而即便《老派》在母親生前已成為替身但祭祀事宜卻無從著手，於是透過攤販老闆的叮嚀以及熱心的協助完成，雖然使她順利處理祭祀的繁文縟節，卻也感懷向母親在市場裡學習的情景不再。

### （三）「復活」：自我療癒與重獲新生

而在洪文中作者祭祀「將先人當成真人」的想法，無疑也是一種再生儀式，準備亡者生前喜愛的食物，以在融合儀式中，確立彼此已經成為亡者及生者的身分。除「融合階段」的共餐過程外，《沒有》作者在醃製母親擅長的韓國泡菜時，對於「死亡與新生」的擁有的反思：

我曾經把發酵想成抑制死亡。一顆大白菜若浸泡在鹽水裡儲藏起來，它腐壞的進程就會被改變……。它變化了形體，進而存活下去。所以發酵其實不太算是抑制死亡，因為同時它也迎來了一個全新的生命。我所保存的記憶，我不能任其潰爛。她授予我的教誨、她活過的證明，都還在我的身上……。既然不能和媽媽一起活著，我可以成為她。（《沒有》，頁 310-311）

作者桑娜在完成葬禮儀式之後，除了整理母親的遺物外，也開始培養醃製泡菜的習慣，以泡菜的製作過程會產生發酵作用為比喻，白菜轉變為泡菜象徵「再生、復活」於「融合」階段外，也使她也開始反思生命的意義，母親的身軀已去，不過她的記憶與歷史都持續在女兒的體內，母女的生命疊合，在此時不僅只是替身，而是擁有母親的一部分，生命有著不斷發酵再生的可能。

相較桑娜表達連同母親的生命一起活下去以彰顯與母親的情感，《老派》行文較為婉轉，葬禮後去了一趟香港，依循母親少時首次出國的蹤跡，尋找小時候因外公經商喝的，來自香港福建茶行的茶。在當地喝到兒時記憶中的味道，記錄所擁有的感悟：「當年的許多人已經走遠，就我和茶留下。……往後多麼思念，也要將自己收拾好，專心泡茶，然後生活下去。」（《老派》，頁 297）作者來到香港不僅是尋覓兒時的味道，更是追尋外公與母親尚未離世前的回憶，且認知「人已經走遠」的事實。然而，茶的味道也使得自己懂得收斂想念親人的情感，以繼續生活，也是作者在「融合」階段的葬禮結束後，回到原本日常狀態的表示。傑內普以埃及的神靈崇拜為研究對象，說明葬禮以及其後的再生儀式，都是為了防止亡者每日再次死亡，亡者每次死亡都是從一地過渡到另一地，部分地區的民族會為亡者餵食、藉由紀念日定期供奉食品（*Rite of Passage*，頁 157-160）。

總之，兩文本皆深刻描述「融合」階段——葬禮後的聚餐場景與對話，印證了傑內普所提及的成員消失後，立即透過聚餐來重新使家族親屬間的情感不至於斷裂，且作者皆作為連結家族親屬的重要角色。除此之外，也補足當時「過渡」階段的遺憾所導致的「不滿」，以及透過食物（泡菜、茶）特性的隱喻，讓自己身為女兒／生者與母親／亡者死而復生，重思生命的意義，並且藉由食物來療癒自我，同時也完成通過儀式中的「分離—過渡—融合」三階段的過程。

## 六、代結論：當通過儀式遇見飲食文學

本文結合通過儀式中的三大階段，分析文句後進一步闡述飲食文學作品中以飲食實踐母親過世的通過儀式：在「分離」階段，藉由食物的沒有及飲食場所的不在使已經身為生者的女兒回憶起過去食物的「存有」及飲食場所的「存在」，同時理解母親成為「亡者」因而消失的事實，且兩者皆描寫出逃脫病痛的非日常家宴，彷彿生前告別式般，雖企圖挽回母親，但仍面臨「分離」階段的到來；在「過渡」階段，儀式主體身分的模糊性，導致女兒／生者與母親／病者或亡者之間分隔的完成與未完成；「融合」階段中，葬禮家宴修補家族關係的情感鍊，並

修補上一階段「過渡」的不完成，且由製作料理來實踐並反思「融合階段」強調的再生、復活的意義。

通過儀式理論其中有其禮俗之定義與象徵性，藉由本研究試圖以飲食文學與通過儀式的對話可知，第一，食物與飲食場所作為描寫「通過儀式」每階段的象徵，推斷母女關係之間食物與飲食場所為重要的連結，因此兩文本中皆有「食物—母親—家庭」的聯想。第二，通過儀式之定義與研究範圍主要探討儀式本身，就本研究而言為葬禮時的象徵性，然而，本研究企圖擴大其定義，突破原本傑內普所說的肉身死亡才進入通過儀式的前提，文本中的傳承製作飲食的智慧與過程，將「母親／病者」與「女兒／替身」這般尚未進入「生者／亡者」的狀態納入的通過儀式中。

最後，以兩本飲食文學作品《老派少女購物路線》及《沒有媽媽的超市》作為研究文本，擴展通過儀式理論並詮釋、對照飲食文學中的傷逝主題及其差異，以期與既有的飲食文學對話，嘗試開啟一新研究視野。然而，擷取文本中母親及飲食相關的文句進行分析，進而闡述其所呈現的通過儀式三大階段，然而無法以整部文學作品完全詮釋通過儀式之理論，《老派少女購物路線》其主題更涵蓋蘆洲、大稻埕等庶民飲食文化樣貌，並描述台北各市場之特色差異，以及各項料理與食材的知識；《沒有媽媽的超市》作者在母親病逝後，與父親偕至越南療傷，再與丈夫彼得前往首爾度蜜月與探親，且本書亦涉及青少年與父母衝突，在美韓人的教育觀、文化衝突等議題，實屬本文之研究限制，留待後續研究者進行探討。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 洪淑苓主編，《那些美食教我的事——飲食文學選》（台北：三民，2018年）。
- 洪愛珠，《老派少女購物路線》（台北：遠流，2021年）。
- 梁實秋等著，鍾怡雯、陳大為主編，《天下散文選I：1970-2000 台灣》（台北：天下，2001年）。
- 焦桐、林水福編，《趕赴繁花盛放的饗宴——飲食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1999年）。
- 蜜雪兒·桑娜（Michelle Zauner）著，韓絜光譯，《沒有媽媽的超市》（新北：二十張，2022年）。
- 蘇碩斌編，《2019年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20年）。
- Bowie, Fiona,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MA: Wiley-Blackwell, 2005).
- van Gennep, Arnold, Monika B. Vizedom and Gabrielle L. Caffee trans., *The Rites of Passa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 二、期刊論文

- 李癸雲，〈儀式象徵與文學再現——試探劉梓潔〈父後七日〉之書寫療癒性〉，《臺灣文學研究彙刊》第22期（2019年8月），頁53-69。
- 李嘉琪，〈民俗的社會功能及意象：以《父後七日》為例〉，《華人文化研究》6卷1期（2018年6月），頁195-213。
- 陳韻如，〈廢墟與靈光：鍾文音「母病三部曲」——《捨不得不見妳》、《別送》、《訣離記》探析〉，《台灣文學學報》第43期（2023年12月），頁57-88。
- 黃宗潔，〈朱天心小說中的死亡書寫〉，《東華人文學報》第14期（2009年1月），頁227-246。

謝育澤，〈飲食文學書寫的記憶召喚——論洪愛珠《老派少女購物路線》〉，《國文天地》39卷4期（2023年9月），頁125-136。

戴碧燕，〈析論學生對死亡議題的反思——以劉梓潔〈父後七日〉為例〉，《高醫通識教育學報》第14期（2019年12月），頁23-44。

Foong, Soon Seng, Gheeta Chandran and Raphael Thoo Yi Xian, “The “Edible Identity” in Michelle Zauner’s *Crying in H Mart: A Memoir*”, *KEMANUSIAAN*, vol. 30, no. 1(2023), pp. 103-122.

Hagi-Mohamed, Fartoon and Stephanie Jed, “Memoir and Writ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The Reparative Power of Personal Narrative”, *Challenger: A McNair Scholars Paper Series* (2022), pp. 38-45.

